**圆桌派第三季第8集 怀旧：青春时光真的美吗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跨界、跨代，更加年轻，更加多元。言值就是生产力！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未都、马家辉、蒋雯丽**

窦文涛：雯丽女神还愿意跟我们在一块，我们觉得如沐春风。

马家辉：今天因为大门锁着，跑不了。

窦文涛：刚才说什么来着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。

马家辉：温暖，很温暖，我一来就感觉大量雯丽老师的温暖。

蒋雯丽：那你还不把大衣脱了。

马家辉：因为我是南方人，要表示我来到北边了，给我心中安全感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老是让人觉得那么亲切的。

马未都：好人，好人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。

蒋雯丽：真的。

马未都：尤其在今天的社会。

窦文涛：我怀疑你有另一面，就是你看另一面，我有时候在她的戏里，你演的这个角色里，你看有的时候从眼神当中你能看出这种妖冶，你看你心里有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平常看不出来。

你比如说她这个有的时候，演那种内心的那种很委屈，很什么，甚至是爆发力很强，可是你看平常生活里，我就觉得你好像是一个对自己很有要求的人，就是要对所有的人慈眉善目。

蒋雯丽：这个可能是家教，我觉得跟这个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，就是老一辈就是那种家庭环境，与人要为善，然后温良恭俭让这些东西，可能你就是对外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这样，就是被训练。

我觉得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，实际上在一个被训练的过程，我们刚才讲的也是，怎么样慢慢的就失去了你自己的那个天性。

窦文涛：童真。

蒋雯丽：因为你就被变成一个体制，或者是一个系统里的行为举止了，但是内心里头其实是狂热的，是有热情，是有火的。

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考电影学院之前，我自己就觉得，我觉得我内心里有一团火一直在烧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是。

蒋雯丽：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释放出来，没有途径，后来做了演员，那么我觉得太好了，我终于有一个出口了，要不然我会得神经病。

马未都：她那一团火就叫天赋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就是你可以装着有，但你没有，你压不住的有这叫天赋，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的，判断一个演员的是不是好演员的一个标准。

特别简单，我跟很多人说完他们就明白了，一个演员，这个演员是包括像表演的，包括唱歌的，这都算。就是他生活中跟电影完全不一样的，这就是一个好演员。

唱歌的人说话特垮，我听过那唱歌的人说话特垮的，那是好演员，上来就是今儿咱们怎么着，一听你就来美声的这个，这都不算好的，就是你听出来他是个唱歌的就完了。

你知道有很多很好的，就是你像戴玉强，你要跟他聊天，他垮得要死特痞，但是他上去的时候就不是这个状态了，就是他知道演员跟他生活中间的这个感受。

如果一个演员一进来，就是所有人说这演员吧，坏了。

蒋雯丽：卦相了。

马未都：卦相了，你一卦相，你都不是好演员。

马家辉；那这样按照这个逻辑，我的确是个好老师，我一直讲课讲课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马未都：对。

马家辉：然后说马博士真的是老师。

马未都：我们这种人年轻时候是这样，年轻的时候都不是好人，真的，我老说男人年轻的时候没荒唐过，都枉为年轻啊。所谓荒唐，当然你不能出大界限，它有法律边缘的。

窦文涛：大错不断，小错不断。

马未都：对，什么事能干，什么事不能干，因为我们所处的那个社会就是极度动荡，没有各种标准的时候，那么当时我，你像我这样的，我也想我爹妈对我们的要求都是军人式的要求，就是说一遍，第二次就准动手了，就是动手了，没有人给你讲更深刻的道理，你应该怎么样？

那么我们所有的事都是靠自己悟出来的，就是靠自己悟出来的。

窦文涛：你这个就自然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，就是说这个怀旧，这怀旧你知道从哪儿起的，你觉不觉得挺有意思的？就是说18岁，前一阵儿都在朋友圈刷这个18岁，我一直都闹不清这是干嘛呢？后来，家辉你知道了吧？

马家辉：我知道，大家都在曝那个18岁的照片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蒋雯丽：是因为2018是吗？

窦文涛：那你还不知道呢，所以你看她平常不上网。

蒋雯丽：我不上网。

窦文涛：你就不懂这个时尚了，是因为去年是2017年12月31号，最后的90后18岁，进入成年，那么00后的向我们扑面而来，对吧？所以大家就晒这个18岁的时候，所以我也搜集了一下你们的那个黑材料。

不是不是，我也卖我自己，最丑的是我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先来看看，先来看看这个谁的18岁，能想得到吗？

马未都：人家说我这照片有杀气。

窦文涛：没错。

马未都：然后我说。

蒋雯丽：有点像那个劳改犯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马未都：有杀气，我说我承认，我们那个社会那个时段就是有杀气，然后呢，他们说我肯定是特别愿意打群架，他们恰恰把我说错了，我特别不喜欢打群架，我只喜欢单打独斗。

蒋雯丽：你那么厉害。

马未都：所以那时候我这是下农村的，就是以前照的照片，就是下农村的时候照的照片。

窦文涛：咱们再看，有比你悍勇的，你瞧，这是家辉。

马家辉：不好意思。

窦文涛：家辉，你这个。

马未都：你这个完全是古惑仔那路子。

马家辉：我告诉你，马爷，你讲对了一半，我就是那时候我经常跟朋友讲，我生活那个圈子都很多古惑仔，踢足球、运动场，那我身边那群朋友呢，每一个都被人家邀请过加入黑社会，除了我，在我成长过程没有半个人问我，要不要加入黑社会，觉得对我来说是羞辱，我是一个连黑社会都不要我的人，多丢脸。

那我就下定决心去健身，做健身，然后要练练练，练到以为有胸肌了，就可以有人邀请我，结果还是没有。

窦文涛：胸肌吗？

马家辉：我请他打马赛克，没有露点。

窦文涛：也就是个露点照，。

马未都：像个少女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而且就真像香港的三级杂志里边的，对不对？你再看看我，我的那个阴郁，这是高中，就是一个对世界就是这种充满怀疑，充满怀疑不信，我就是那个时候很阴郁，你知道吗？要这么说，我真是个好主持人，我就是生活里很阴郁，很沉默寡言的，就是这个鸟样子，你知道吗？还没刮胡子，嘴上的毛就已经浓成这样了，是不是？

蒋雯丽：像个诗人。

窦文涛：现在咱们要看的是咱们的女神。

马家辉：女神来了。

窦文涛：你瞧瞧，不像啊。

马未都：像，怎么样不像。

窦文涛：像吗？家辉你觉得像吗。

马家辉：像，很像，她的美感很像。

马未都：你这是18，这是18谁，这时候是。

窦文涛：这是自来水厂当女工吗？还是到了北京。

蒋雯丽：还没有到北京，那在蚌埠，

蒋雯丽：还没有到北京，对，这是18岁的照片吗，差不多就是那个年龄。

马未都：差不多。

窦文涛：好看，这要是今天我碰见这么一女孩，我也得追，我的天哪，真是。

蒋雯丽：那是什么意思呀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也搞不明白什么意思。

马家辉：这句话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因为碰到什么女孩都想追。

蒋雯丽：都要追。

窦文涛：对，确实好好好看，而且显得这个人性格特别好一样是吧？

马家辉：我假如碰到这种女孩我不敢追，人太好了，一看就是我觉得，我伤害一个坏人无所谓，伤害一个天使，那不行。

窦文涛：你怎么知道你一定是你伤害人家的。

蒋雯丽：谁伤害谁说不定。

马家辉：看起来像天使，我听到马爷说你以前不是个好人，我崩溃了，在我心中你是马圣人。

马未都：不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那个社会是完全动荡的，那么动荡的时候呢，你如果不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个价值，你价值就是打价，你败了就没有价值。

窦文涛：价值就是打架的价值。

马未都：它不是你，你读书是没有用的，我不能说你要动手跟我打架了，说咱俩先论一通唐诗宋词，咱俩一人一来一句，你来不上我就甘拜下风，没这个事是吧，那时候打架不动凶，就不动凶器已经是好人了。

窦文涛：除了打架，还有泡妞叫拍婆子。

马家辉：叫什么？

马未都：拍婆子。

窦文涛：你这么漂亮。

马未都:撩妹。

窦文涛：你这个岁数的时候，有没有碰见那种就是叫拍婆子的。

马未都：没有，她那个环境里都是好人。

窦文涛：就是上来给你搭讪，追着你跑，肯定也有，不是。

蒋雯丽：同学吧。

马未都：不是不是，拍婆子我告诉你概念很准确，第一是生人之间，熟人不能算；第二一定是在公共场场合以一个不良少年的姿态出现。你去了你拿一本书，戴着眼镜说我给你弄，这都不算，你知道吗？

去了就是，那女孩，因为我过去看我那个朋友，胆大的拍婆子，一看女孩好看，那女孩背一书包，过去以后啪把书包一摘，往自个儿肩上一挎，女孩说你凭什么弄我书包，那时候还就，那时候那女孩都老实，现在肯定是抢包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没有人抢包，那女的就上去又给拽下来，又挂自个儿肩上，这几个回合，那么俩人就能说上话了吗？

马家辉：叫调戏，能够说是调戏吗？

马未都：但是很多女孩很喜欢，这种带有半强制性的，她就会给你好起来，这个过去说好女怕男缠怕难缠，就是你缠着她，这叫拍婆子。

窦文涛：你说那个时候挺有意思，我记得就是说，街头上一些个不良少年是吧，他是怎么着，在校门口等着，就等着班里这个女生，其实我今天想起来也挺可乐的，他也不是什么打架斗殴，侮辱妇女，他谈不到。

他在那儿等半天，这女孩吓得就像要被非礼一样，就不敢走，就因为一伙小子在门口等着她，但是真出去了就是干吗呀，就把她堵个墙角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就是说这个女孩说你们干吗呀，然后就说你跟我交朋友，然后我不跟你交朋友，不交朋友就不能走。

其实碰都没碰一下，最后你就是答应跟他交朋友，就放你回家了，就是当时是那种气氛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不过咱们终于找着了，这个文丽认可的，这都不是18岁了，17岁的，17岁的雯丽，瞧瞧。

马家辉：好像混血。

窦文涛：我就说当年她让我想起那个冬妮娅，我心目中我们那个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保尔·柯察金有一个女朋友，资产阶级小姐，你看有点吧，而且你看从这个时候看得出来，那个时候真是文学，有点文学青年的劲。

蒋雯丽：我比较那个，对，比较思考人生开始。

马家辉；而且文涛刚说的雯丽的，也不一定是讲演戏的部分，是做人，比如说与人为善，温暖，因为心中一团火，每个人都有，我那火可能用在写作，可能用在其他的才能才华方面。可是作为一个人，我觉得眼睛骗不了人。

窦文涛：没错。

马家辉：老外说眼里面有个天使在跳舞，我觉得雯丽老师，我们第一次萍水相逢见面，我有觉得看到天使，你看到一个善良温柔的善良，做个好人那个感觉出来，我在演艺界有一些蛮多朋友，雯丽老师是一个给我这种感觉。

还有一个是谁呢？林青霞，青霞那个大明星，可是那种善良就在她的眼睛，而且在声音。我记得有一次半夜林青霞打给我，我们偶尔会聊聊天。

然后她打来干吗呢？刚好那她打电话来的当天的下午，香港有个什么八卦周刊，曝了她一个乱七八糟的根本虚假的事情，然后她打来干吗呢？她知道我跟八卦周刊那边的人是朋友，那个人。

她是干嘛？不是请托我去叫人家别登，是什么？她可能心中我隐约觉得她有点怀疑，是我把话传了出去，人家所以在她别墅面前什么写，什么这个那个哈，我绝对没有。

我们朋友，交朋友不会说这种事，可是我最好玩的是听到青霞，林青霞那个电话里面的声音，她还是不敢把这个疑问讲出来，因为朋友之间假如当我提问的时候，已经是一种攻击了，羞辱了，对吧？对我来说羞辱，你怎么会怀疑我讲出去呢这样。

我就听到她聊，可是那个语气之中，我就感觉到我猜到，然后后来她还是没有问，那林青霞还是挂掉电话，我也挂掉电话。可是那个时候是我没有生气，我也觉得说林青霞怎么怀疑我，我是感受到她那种善良，虽然她心中有怀疑，她最后还是保留住不问不伤害朋友的感情。

我觉得雯丽老师你在我心中开始取代林青霞了，不能给她听到，还是我两个都要，你等一下我把电话给你，。

蒋雯丽：我半夜也打给你。

窦文涛：你还真别说，我就是说这个眼睛，按说是特俗的话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我就在你的眼睛里看得出来，你看表面上你这个是个善人善相，但是你看她的眼神，你注意看，我们的眼睛相比之下无光，她这个眼睛你觉得就是心里有团火，把她的眼球烧旺了的那种感觉，像两个灯。

你觉不觉得你的眼睛里边儿，她这眼睛，我就好像上次跟咱们哪个朋友。

蒋雯丽：特写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上次跟咱们哪个朋友说，我说你就看雯丽的这个眼睛，就知道她心里是个热烈的人，你觉不觉得她眼神上有这个热烈的东西。

马未都：我都不敢看了。

窦文涛：马爷小眼聚光，而且呢，我给你们找点怀旧的，你看我自己还有呢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当年的《大众电影》，你看这是谁来着？

蒋雯丽：张瑜。

窦文涛：张瑜，你看。

蒋雯丽：这是哪一年的？

窦文涛：对，我自己藏了很多，这个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李秀明，这个你肯定知道。

蒋雯丽：王心刚。

窦文涛：对，就是当年的，你看，这个就算时尚了，那个时候最时尚的角色。

蒋雯丽：对对。

窦文涛：这个肯定知道了。

蒋雯丽：刘晓庆。

窦文涛：你看那时候我是，这是初三四班，这是谁啊？这是老演员。

蒋雯丽：老演员，对。

窦文涛：这个是丛珊吧，对不对，你看，这个也是张瑜，这个你记得吗？

蒋雯丽：张敏。

窦文涛：还有这个呢，这个是拍女排的电影，周晓兰和谁的。

蒋雯丽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这个是潘虹。

蒋雯丽：那个是龚雪吧。

窦文涛：这个是龚雪，那个是周晓兰，对这就是当时中国最火的电影杂志，后来你看。

马家辉：1982年。

窦文涛：你的偶像，我到台湾那个旧书摊上，我还买了两本呢，当年你看差不多都是80年代台湾的电影杂志，你的偶像。

蒋雯丽：真善美。

窦文涛：林青霞，还有这样的，你瞧瞧，这个这是谁，这个我都不知道是谁，家辉肯定知道是谁。

马家辉：我讲不出名字，对，一个香港的。

窦文涛：这个呢？

马家辉：姜大卫。

窦文涛：姜大卫，对吗。

蒋雯丽：斯琴高娃。

窦文涛：对，斯琴高娃，《骆驼祥子》，这个你知道是谁吗？

蒋雯丽：这个不记得。

窦文涛：姜黎黎。

马家辉：这是丁佩，李小龙的好朋友，

窦文涛：李小龙死在她的床上，死在她的屋里。

马家辉：是床上，因为休息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在她床上休息的时候。

马家辉：我最近还跟特区政府要求，把丁佩那个地方保存下来作为文化遗产，李小龙故居。

窦文涛：看见这些，马爷有什么怀旧之思？

马未都：就是我觉得我的记性很坏，这些人全都是到嘴边说不出来，然后这个杂志因为很熟了，你知道这个杂志最高的时候发行量多大，这很清楚，因为当时他们有一个。

蒋雯丽：我也拍过《大众电影》，你没有找到我那一期吗。

窦文涛：我没有收集到，你得给我。

马家辉：被买光了。

马未都：这个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时候，差大概差两三万本就到1000万 ，1000万什么概念。

窦文涛：天哪？

马未都：它那个1000万 ，他不是1000万个人读，每本杂志至少十个人读，就这个杂志单位的杂志都是传阅的，所以那是就是文化的一个爆发期，你看82年、78年改革开放，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，刚开始。

蒋雯丽：你知道我88年考电影学院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看这个，这个电影学院的招生在这上面，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电影学院招生呢？对于一个完全跟这个圈子没有任何关系的，我是一个自来水厂的工人，然后就是看《大众电影》上面登了这个电影学院招生。

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，电影需要招演员是什么样的，所以就说来北京，没有来过北京，说来北京来旅游一下，然后顺便体验一下当演员，就是在《大众电影》上。

马未都：你看那个时候兴的这个男的。

窦文涛：达式常。

马未都：对，男的永远搁在封底，女的搁封面，然后这种浓眉大眼，就是典型的就是中国传统的那个大脸盘子，就是都是这种审美，你看它都是这路子，当时的审美，这小子这个什么脸。

蒋雯丽：我的那一期应该是九几年的。

窦文涛：九几年的。

马家辉：因为这个是在内地发行，这个跟香港跟东南亚的不一样，你看当时选的女演员，女明星，你要对着镜头。

马未都：特民国味儿，你看她那个。

马家辉：是吗，我感觉不是，我感觉是很妖媚。

窦文涛：有点妖精相，对。

马家辉：用勾，勾过来，所以当时这一本还算是正经的，还有其他类似的电影刊物，我们那个年轻时代真的当做小本叫，就是黄书来看的，买回家不敢带着，放着怎么带回家，塞在衣服里面，上个厕所出来，然后看完还要从厕所的后窗丢掉，怕被爸爸骂看黄色小说，后来我才发现，他搜了一堆比我还黄在床底了，所以不一样。

在香港跟整个南洋，当时说南洋、东南亚，强调的重点不一样，像那个《大众电影》，每一个人的表情很阳光，应该就是说往上看。

窦文涛：你看这个阳光吗？对，阳光是吗，那个时候当然也有青年人的苦恼，就是这样的，多有意思，你觉得表演有时代性吗？

蒋雯丽：有。

马未都：主要是三十年代拍电影的时候，都有一个典型特征，就是他说话速度慢。现在我们说话速度快是被社会逼的，过去社会整个都慢，所以人都慢条斯理的说话，你听听老舍先生的录音什么的，那他说的都是老北京的话特别慢。

就是我觉得信息量大概是我们现在的三分之二，就是它达不到百分之百。我们现在说话速度，你像我现在这说速度都已经是非常快的，过去人没有这么速度快的，这么快说话是野蛮的，就是人看不上你。

蒋雯丽：那我应该好好改一改。

马未都：你仔细想三十年代，像《马路天使》这样的片子，里面的人说话是不是很慢的台词。

窦文涛：我现在觉得这个怀旧，你看就是他们这个18岁，就是好多人写文章聊，包括冯小刚拍这个《芳华》好像都会，你会觉得到了某个岁数的人，他会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好像特美好，特别浪漫，他有那么样的一种记忆。

包括你看姜文拍那个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他觉得那个时候，在他的记忆里是阳光灿烂的，当然就是个人头上一重天，我现在发现真是这样，就是说在你的回忆里，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晴天，但是也许在当年下牛棚的一个人的回忆里，对他来讲未见得那是一个多舒服的一个时候。

我就觉得人为什么会，回忆一个自己年轻的一个时候，然后还想得特别美好，特别浪漫。你知道你比如说有些，我现在就发现有些演员，实际上他是怎么说呢？他是不爱这个在外，就像你一样，也不上网，也不看电视，也不干什么，就陶醉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，你比如说张涵宇，对吧，这个涵宇老兄，我就发现他就活在那个年代，就任何饭桌上他都能自言自语，就不管你们聊什么。

他说那时候，只要有一个人起个头儿是吧，什么什么刁德一，马上他就接下一句，就是你会发现，你说他是永远觉得那个时候最有味，最过瘾最好吗？

马未都：对，那个时候相对比今天的社会单纯，我们今天做事累就累在这个社会复杂，就是你做一个事情，不管你是做什么，我想她肯定这个就有感触，你拍一个电影，它不是你想拍个电影这么简单的事儿，它有一大堆子就是游离于你这个事情本身的，然后你又不得不去处理的事情，所以就变得非常累心。

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简单，打架都很简单，打完了也很简单，打完了还能好，就是它变得很简单，那今天你是这不可能的，而且今天的复杂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两个人看着很好，出门就说坏话，各种下绊子就会很烦，对不对？人是希望活的单纯，为什么你怀念你小时候，小时候单纯对吧，你一复杂了就不愉快了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单纯当然是一个，有时候怀旧是一种美学，而且怀旧在不同年代的意义不一样，我看到现在我们到一个年纪怀旧理所当然了，因为前面的路差不多了，你看到了差不多。

你要往回去，找回自己的坐标，你的意义，我们怀旧是正常。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二十来岁就怀旧了，怀他15岁的旧，怀他12岁的旧，当然跟媒体有关，因为当怀旧变成一个美学，怀旧变成一种流行，甚至变成一种产业的时候，他们很年轻开始怀旧了。

每一个90后我们都知道，都说感概自己老了，00 后来了，都说90后开始生小孩了，开始做人流了，开始掉头发了，90后有什么那个了不起，然后就怀旧了，怀旧的时间段越来越压缩的短。

马未都：那是说明社会变化快，那他有机会，你想你过去的生活节奏缓慢的时候，你从小学到中学这社会就没有变化，那你怀哪门子旧？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小资调的无病呻吟，现在孩子可会这个了，就是他本来没怀旧，因为大家都在怀旧，我不怀旧显得我落伍了。

窦文涛：雯丽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就是你那个，十七八岁那个时候，你现在想起来有一些特别美好的记忆吗？

蒋雯丽：其实我觉得我那个，我就是为什么我就想到那一张照片，就是在水校的那张照片，是因为我觉得我真正觉得我自己快乐的时候，是在30岁以后的。

我在十几岁到三十岁之前，就是二十多岁，十几岁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都一直在，因为我是个双子座，然后我就很纠结，我就都能感觉到两个自己在打架，然后一个自己觉得，人应该是这样的，一个觉得人应该是这样的；然后一个觉得这个是对的，一个觉得这个是对的，就是特别冲突和矛盾。所以那张照片我觉得挺能代表我那个时期的，就是一直在做这些思考。

我自己就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然后为什么活着，然后老是问自己一些很深刻的问题，但是又不能解决，然后自己就开始读各种的书，什么从什么尼采、到叔本华，到什么什么，然后就想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来，结果读了一圈也没搞清楚。

所以我觉得那个时期其实反而是一个青春的，但是是充满了那种对世界的未知，然后又想了解这些世界，又想了解自己，然后一个晦涩的，就是我现在想想，我觉得所有人都觉得青春是灿烂的，是美好的。

但我觉得外面是美好的，那么如花似玉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但是内心里头其实是困惑的，因为你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，在30岁之前，你要解决人生太多的问题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婚姻，你的所有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全部要在这个阶段把它解决。

因为你到30岁如果还不出嫁，那时候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老姑娘了，对，然后你到三十多岁要三十而立，你如果还没立的话，你又觉得你自己已经变成一个。

窦文涛：有压力了。

蒋雯丽：你就变成你就这个事业上你就没有可能性了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既有外在的压力，又有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和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，就是那种特别懵懵懂懂，尤其是我一个外乡人，一个小城市的人到了北京，融入到那么一个汪洋大海之中，然后真的是困惑，迷失，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。

窦文涛：咱们俩一样，你知道，我就跟你一样，就是因为我能欣赏别人的怀旧，我一直在，那天我有一个哥们儿还跟我说。

蒋雯丽：我看你那个照片也是那样的。

窦文涛：对，他说现在爱怀旧的人，是觉得现在活的不够好，就没有以前好。他说你要不爱怀旧，就说明你对你现在状况很满意，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，但是至少在我记忆当中，真的跟流行的叙述完全不一样，你比如说，你看我这个照片，就阴郁的。

蒋雯丽：我觉得是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我小时候，我觉得我小时候不快乐，你问我什么时候最好，就现在最好，就我觉得我现在最好了，就是包括什么，他们讲什么初恋的美好，好什么啊，我现在想起初恋太吃亏了，你知道吗就是傻子，就是完全不靠谱的，你知道吗？

就是我不知道，对于女孩子可能还有个青春靓丽，对于男孩子呢，你比如说我上初中的时候，我看那个哲学书，我给自己起个笔名叫什么拓生，就这么傻的开拓，就好像想在人生的荆棘当中找到生活的方向，实际有点像一个小镇青年，你知道吗？

蒋雯丽：对。

窦文涛：找不到生活的希望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小时候跟姜文，跟冯小刚他们可能不一样，大概他们过得比我好吧，就是你看他们那些记忆，好像有很多快乐的时分，我觉得我小时候，那就是比我厉害的，他就欺负我，对吧？然后剩下的我想达到的我都达不到，想去一肚子那个空想，但是找不到人生的方向。

反而是到了后来，到了四五十岁，我觉得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就是什么事儿你都明白了，也知道。

蒋雯丽：没有那么重要了。

窦文涛：没有重要了，也知道这东西怎么享受了，你知道吗，你现在想起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你们，我说你比如说这个初恋，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女孩子，后来我发现我还不如我们同学了解她，那完全那就是傻，爱上的是一个自己幻想当中的一个形象，而且就是苦的，他们觉得那叫纯洁，我不知道那叫什么了。

就是说你知道我拉她手，碰一下她的手我就觉得犯罪，就我这么跟你说，就有一次说我们在那个校园里，就说这初恋就是说这个拥抱，就是拥抱，拥抱一不留神那个时候女孩子穿的衣服也宽松，我噌一下，真的手伸在里边，但不是我故意的，但是你知道这就。

马未都：有一点故意。

窦文涛：有可能，但是我把手拔出来之后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亵渎了我的女神，我就拿这个拳头打这个树，我把我这个手都打出血，我觉得我犯了罪，我觉得太亏了吧，摸一下都没摸过，真的就是，我现在想想哪有什么好的。

马家辉：那怀旧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情绪，有时候是追寻以前快乐的地方，有时候是遗憾。

像我怀旧有时候心情不一样，整个眼光焦点也不一样，有时候是遗憾，假如，遗憾以前活过的生命，有些事有些片刻我是希望可以回去，不要做某件事，不要说某句话伤害，比方说伤害父母亲的感觉，不要做某个不好的行为，伤害我老婆的感觉。

然后比方说想回去，某些时候表现好一点，不然我一直觉得对不起我生命中第一个女人，表现不好让她，我还记得结束之后，她眼睛失望的眼神，我觉得深深内疚，你知道吗，她就好像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。

马未都：你能记住她失望的眼神，就表明你内疚。

马家辉：就是内疚。

马未都：因为你记不住了，你就没有内疚。

马家辉；我就是内疚，很想今天的本领回去告诉你，我是行的。

窦文涛：就是好苦啊，你知道，我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就好苦。

蒋雯丽：不，文涛，我觉得我跟你不一样的是，我觉得当我回忆起这些，就是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的时候，就像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拍婆子的那种，虽然没有被拍，但是我觉得是同学之间的，有一种那种少男少女的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。

其实真的手也没摸过，甚至于那时候，男女生都不说话，但是呢你走在这边的时候，那个男孩走在那边，你就能感觉到他在。

马未都：他在看你。

蒋雯丽：对，那种，我觉得那个就，其实那个就是美好的。

窦文涛：这个就是，这叫什么呢？饥饿心理学，不是，就是你说这叫什么美好。

马未都：当然是美好。

窦文涛：我能跟你在这一点上，我不知道这个，你比如说，要说现在你跟一个女孩拉手，你还能有触电的感觉吗？没有了吧，但是的确在那个时候，我记得我跟我那个高中女同桌，我真的是体会到原来跟女孩儿的这个手指头相碰，过电生理的，不是心理的。

我记得老师在上面讲课，两个人羞红着脸趴在课桌上，然后呢，先是这两个小手指就若有若无的碰一碰，然后。

蒋雯丽：胆子够大的。

窦文涛：勾一块，我现在还记得那种那个电流，然后再勾一个，然后就这样，一直到老师说你们俩干什么呢，就是那你说，那你觉得那是特美好的是吗？

马未都：你也觉得很美好，我看你说的很兴奋。

蒋雯丽：对啊，我觉得你也觉得很美好。

窦文涛：是吗？

马未都：对啊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那叫蒙昧。

马家辉；没有，我觉得。

蒋雯丽：那你觉得什么叫美好呢？

马未都：蒙昧就是美好。

蒋雯丽：对啊，我觉得距离是有美感的。

窦文涛：我还是较为相信就是智慧指导人生，你比方就是说，咱们现在比如说那个时候吧，说初恋也不知道怎么关心女孩，对吧？也不知道怎么去爱她，这个闹矛盾你都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比如说现在你也许知道了，你会爱的更好啊。

马未都：那不一样，你年龄过来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是两套系统，第一套系统叫知识就是传递的，我们看书干什么，这都算知识类。

第二个是经验类的，经验类是不能传递的，比如我说你摸手有过电的感觉，你没摸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感觉，对不对？知识说这个水是烫的，你容易烫伤，你手不碰它的时候，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烫。

所以这个就叫积累的，这个积累的这个知识，积累的经验，如果你写成书就又变成知识了，所以人生很重要的积累，这个积累是回不去的。简单的说，每个人要能重新活一回，每个人都是圣人，我们现在要回到18岁，给我回到我那个样子，我现在，你再见我都见不着了，对不对，那就是圣人，我不会犯任何错误。

窦文涛：神龙见首不见尾。

马未都：那可不是吗，那我什么错误都不会犯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还会就是每一步都准准的踩中投资点，随便拿个小钱就变成大钱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就是你之所以你怀旧，是因为你回不去，你才怀旧，你能回得去谁怀旧。

窦文涛：这个家辉这影评家的，我听他一句形容王家卫的电影，我觉得形容得特别好，他说这个王家卫所有的电影就讲了一句话，就是回不去了。

马家辉：张爱玲的说法，可是马爷其中有一个因为，当然怀旧因为回不去，我们看着以前，那重点是说我们如何摆定，自己跟一个回不去的以前的关系呢？既然都回不去了，我个人觉得说基本上只能尊重，也只能感恩了。

因为不管以前的我刚刚说的经验多么的遗憾，或者说多么的初恋美好，每一个都是我们今天的你，今天的窦文涛，今天的马家辉的一个部分，今天的马爷一个部分，没有那个就没有今天的美好，也没有这种经验。

你脑袋没被人家开什么，北京话叫开瓢儿，开一个瓢儿，你就没有今天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就一定要尊重，然后感恩，不然的话就会像我一样整天想回去好好表现，就很惨了。

窦文涛：就是你看，我也觉得挺有意思，就是你们认为是我跟人说，别人觉得是特美好，可是为什么我记得的，我是觉得就是好苦。

就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今天这个雯丽在这儿， 我揭晓一个，就是为什么我头一回在《霸王别姬》上看见你，当然是被你的演技迷住了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非常像我在这个青春萌动期的时候，跟踪过一个女军人，你长得跟她非常像，尤其是我说这个乌亮乌亮的这个眼睛，那个女军人还有点那个年代算时髦了，这刘海有点烫了头发。

那你说就是我记得我有一年的时间，就是这种少男，偶尔有一次我是八点等公共汽车上班，就我们那个附近是有那个驻军，然后一个女军人穿着军装，她这一年她都不知道，有一个男孩子一直等着她。

我一看，我就惊为天人，就觉得她好美，觉得这个解放军女战士就觉得她好美，然后也没有别的，你说就很纯，然后我就开始每天上学的时候，在公共汽车站那儿等她，有时候她没来我就等，经常为此迟到就罚站。

因为有时候她没来我就等，就是她从来都不知道这么个小屁孩，那就等，然后跟她一起坐上车，就这样跟着她，然后就说没有丝毫的接触，她也不知道。我就记得唯一有一次的这个接触，也是像过电一样，就是冬天她穿着个军大衣，我一小孩我一靠着她就很幸福了，你知道吗她都不知道，但是然后我要揣进我自己的兜，但是太挤了，你知道吗？

蒋雯丽：你揣进了她的兜。

窦文涛：我揣进了她的兜，噌我就把手拔出来了，她都不知道，但是我就觉得好温暖好温暖，然后你知道我几乎就一年看了她的半生，我怎么说呢？我跟了她一个学期，慢慢地她就跟一个男军人一块来坐公共汽车了。

马未都：来气你来了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显然是找了男朋友了，你知道还是怎么样，慢慢的呢，这个男军人陪着她，肚子大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，后来这个人就消失了，你想，你现在想起来你觉得这是美好。

蒋雯丽：特别美好，我觉得简直像电影一样，对啊。

窦文涛：我天天等着，现在想起来就很无聊。

马家辉：你要知道，文涛，美不美好也要你在，知不知道后来的遭遇。比方说怀旧电影《芳华》。

蒋雯丽：不在乎结尾吧。

窦文涛：就长得跟你很像，就长得跟你很像，你说说，她算是，这可以拍电影，这也是。

蒋雯丽：我觉得真的是。

马未都：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看多了。

窦文涛：我以为是《芳华》呢，怎么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后来重要，结尾我觉得还是重要的，后来你知道后来的结局了，其实对你用从什么角度来回看这个。

窦文涛：后来，其实后来我想起来，后来我见过一次，就是大概在就隔了第二年，就是抱着小孩了，就生了孩子，我看见她抱着小孩再看见的时候，就小孩，完全就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，觉得真是雨打风吹去了。

马家辉：再过30年，你看到胖大妈你更是。

窦文涛：我不是以貌取人，你不能误解我这个，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这么一段，有的时候你看，你想你小的时候有很多，这种莫名其妙的误打误撞的情愫。雯丽，你这么梦幻型的人，你特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也是做过什么梦似的？

蒋雯丽：有啊，我那个时候我记得，有一个美国的电视剧叫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。

蒋雯丽：然后那个，麦克，我就把报纸上他的照片剪下来，放在我的书里，上课的时候就这样看一眼，然后那时候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到美国，能碰见他。

窦文涛：就是你迷上他了。

蒋雯丽：对，都有啊，我觉得就跟现在，很多会有很多的粉丝喜欢追星是一样的。

马未都：是一样的。

窦文涛：有多好看呢？那个时候大西洋底，你们香港人不看那个。

蒋雯丽：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，好像有电视剧。

窦文涛：对，引进的一个，一个长脚蹼的，在大西洋底出来的一个人。

蒋雯丽：对。

窦文涛：游泳都，那个时候我们在游泳池，一池子男孩子全那么游，都那么游泳，你记得吗？马云对。

马未都：对，所以那个时期呢，由于它是一个裂变时代，因为我们是从一个，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主题，就是改革开放40年，它拉开这个幕的时候，过去那边你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拉开以后就见了很多新的东西。

你比如像《大众电影》这样的杂志，那在我小时候都没有这种杂志，怎么可能把一个女的印在封面上，对吧？

窦文涛：已经进步了。

马未都：那么八十年代的整个的社会的动荡，让我们进入一种完全的，就像一个海绵进入水的，水池子的一个状况，往里头吸东西。那十年对于我这样的人是最合适的，就是我老觉得我老说我很感恩，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。第一，我生出来国家已经安定了，不打仗了，我们上一代人打仗，打仗是个很可怕的事。

蒋雯丽：是是是。

马未都：那么我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，受点苦受点难是能扛的事，你不就是下乡吃点苦，然后饿着点，但你能扛着你过来了。然后呢，顺着这个国家的经济腾飞，你所有的好事你都赶上了，你还有什么去抱怨呢？

窦文涛：对，反正我现在就发现，就是说这人真是个很难伺候的一种动物，就是说你现在要让我回去，我不回去，因为现在日子过得好得多，对吧？可是就像我刚才说，拉手指头麻酥酥一样，某些感觉你现在接受的多了。

马未都：没有了，你也无感了。

窦文涛：你比如说很简单，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形容，就是刚刚大陆可以听邓丽君的歌的时候，当时我记得报纸报道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歌声，邓丽君的歌声融化了人们心中的坚冰，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俗气，就是我当时心里的感觉。

就是说你知道，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就像你说的，就是当时生活那种环境，是那样一种我觉得比较粗砺的那种内心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，而且是转录了多次的录音带。

那跟下雨一样的那个沙沙沙那个声音，然后你就听见这么一个小城故事多，你就真觉得是心中的那个冰融化。你今天听音乐，你不可能再有当初的我们那种感觉。

马未都：跟你今天很多东西都不可能有，比如说我跟他们讲，说我们年轻的时候电影是必看的，他们说什么叫必看？我说你今天多喜欢看的电影，你都可以不看。我们什么叫必看呢？叫扒着墙头，脚底下踩着一摞砖看俩钟头，那叫必看，对吧？你想想今天你让谁受这罪去，我印象太深了，因为有的地方那都是露天影院，他不让你过去，不让你过去只能扒着那个墙头，你个又不够高，所以先找砖头把脚底下垫起来，垫起来扒在上面，脚底下那砖头都是晃晃悠悠的，扒着墙头能看一电影，对吧？这就叫必看，

所以才有了当年那个什么，《牧羊女》那曲子叫什么？

窦文涛：《少林寺》。

马未都：《少林寺》多大票房啊。

窦文涛：叫丁岚吧，那个女演员。

马未都：对，那叫什么我记不住了，就是那票卖一毛钱，一毛五的时候他卖一个多亿，你想那不可想象，你今天卖多少个亿，你也卖不过那张片子去。

窦文涛：我就看了五遍。

马未都：对，他很多人去看多少遍，那就是一个亿。

蒋雯丽：《红高粱》我记得，那时候五分钱好像。

马未都：就是。

窦文涛：一张票，是吗？

马家辉：《红高粱》已经是八零年代了。

蒋雯丽：八十年代了，我记得我是买票去看的。

马未都：很便宜，那时候都是一毛两毛看电影。

马家辉：不是怀旧，我们自己都有怀旧的乐趣，可是有时候我自己怀旧可以，偶尔看到别人怀旧，我有点生气，因为他居然怀我的旧，你知道吗。

这是我的旧，我1963年出生，成长了70年代、80年代，香港好多年轻人怀旧怀70年代、80年代，一下子觉得怎么突然，我们变成别人眼中的旧了，他就是老头了？

窦文涛：老爷爷。

马家辉：别人是你心中的，你那时候怎么样这样问我们，我一看到别人怀我的旧，我就很生气，怀旧只能我自己怀。你怀我，我就觉得你嫌弃我老了，我就这样，所以我们对怀旧现在很多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不怀旧，我要有一往无前的跟年轻人打成一片，但是雯丽我问问你，这个对女孩儿来说尤其是个问题了。

就是要是上帝说你可以选择，那你比如说你二十几岁的时候，满脸胶原蛋白，你愿意回到二十几岁的时候的你，还是愿意做今天的这个你。

蒋雯丽：我觉得我想过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就是愿意做今天的自己。

窦文涛：我挺喜欢我跟雯丽的一个合影，我就是觉得呢，她要说她现在活得好，其实有一个原因，我觉得你一直有那种女学生的那一面，就上次我们去那个乌镇，就是有一个学术的一个讲座，有这个文道，还有这个丹青老师，还有个英国来的学者，甚至还要翻译。

蒋雯丽：大英博物馆的。

窦文涛：大英博物馆的，就讲的问题很深，你看我们俩，你不是看我，你看这个雯丽的这个神情，雯丽这神情。

马未都：她就是女学生。

窦文涛：讲的很深，甚至于我在那琢磨什么呢？就接下来我就尿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找了个上厕所的理由，实际我出去划夜船去了，结果我划完两个小时夜船回来，雯丽还是这样。

她喜欢听这些个东西，她好像一直在想吸收这些个文学的什么经典的，就是你肯定是有你自己的一个精神世界。

蒋雯丽：我就是永远觉得我的时间不够，我越是年长，越觉得自己的缺失和缺乏和无知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觉得好像特别想多读一些东西，但是就是事务性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，比如说像。

马未都：她说到点子上，就是人随着年龄增长，紧迫感会增加。

蒋雯丽：对对对。

马未都：然后就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我跟她不一样，我还是希望年轻，我老说我假设谁能够说让我回到18岁20岁，我放弃所有，我愿意重来。

窦文涛：您说您的模样是没必要盼着年轻的，但是您最盼着年轻。但是雯丽反倒不盼着年轻。

蒋雯丽：也不是说不盼着年轻，当然我也希望是能够是，这个状态，身体各方面再回到，这个面貌回到如花似玉的年龄，但是其实从刚才所说的，我是从心里的这个感觉，其实越每一份经历我觉得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经历，其实对我都是一个滋养。不管是好的和不好的，苦的和甜的，我觉得都是滋养，那么到现在反而会觉得有一种比较平静的感觉，就不会说是那么的像原来那么的，就是老纠结。

窦文涛：就是年轻的时候很多不满意。

蒋雯丽：对。

窦文涛：现在就变得越来越。

马未都：自如。

窦文涛：自足。

马未都：我比较明白她，因为她有一个职业特征，她的职业特征演员，她经历非常重要，如果什么经历都没有，你像她演的很多你比如《金婚》这样的，你让一个20岁的孩子去演，谁也演不了。

所以她呢，刚才听她在讲，我想她讲的都是她的内心的感受，你像我们这又不是演员，我也不想要那种，我还是觉得年轻好，年轻第一做事无所顾忌，就只顾忌一条就是法律界限，我不越这法律，这我干什么都行，今天干什么都有所顾忌。

窦文涛：我知道了，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，是吗，好，祝愿这个马爷返老还童，那这个雯丽是青春永驻。

蒋雯丽：也祝文涛青春永驻。

马未都：家辉呢，你也不差一句。

窦文涛：家辉，湾仔之虎继续做下去。

END